傳奇人物杜月笙



大陸作家 梅臻韶菩 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動向叢刊⑤

傳奇人物杜月笙

著 作 人／大陸作家　梅臻韶菩 著
著 作 權／國協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 行 人／彭懷眞
發 行 所／洞察出版社
地址—台北市10044杭州南路一段77巷6-6號
電話—３２１４３２０
法律顧問／葛苗華
地址—台北市松江路200號403室
電話—５１１７１０４
印 刷 所／千仁印刷廠
地址—武成街15號
電話—3032851

定　　價／150元
劃　　撥／0785532～9 鄭台芬帳戶
行政院局版台業字第3703號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初版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。
※本書若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前言

杜月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帶些傳奇色彩的人物，也是一個有研究價值的人物。這不僅因爲他是當時黑社會的一個典型代表，而且就他的中、後期來說，已經很難以「流氓」或「白相人」等單一的定義來概括他。他的勢力滲透進了政界、軍界、經濟界、文化界等各個方面。在近代中國，像杜月笙這樣涉及如此衆多領域的人物還不多，因此，他的一生可以視爲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黑暗秩序的某種縮影。解剖了他，可以幫助人們認識帝國主義、官僚資本、軍閥、特務和流氓勢力是如何沆瀣一氣、編織成一張控制舊中國的羅網的，從而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這一特殊社會形態，獲得更加深刻的了解。

「解放後」，發表過一些關於杜月笙的文章和著作，它們對研究杜月笙其人，作出了貢獻。但由於歷史條件和著述角度的制約，難免還存在某種局限性：有的偏重於政治上的揭露和批判，對人物的個性和複雜性較少注意；有的以自己的見聞爲主，系統性和完整性不足。所以，對杜月笙的

研究仍然有待深入。有鑑於此，我們不揣淺陋，寫成了此書。就寫作方法而言，我們主觀上想將政治上的一般分析和揭示人物的個性結合起來，將多側面的描繪和人物完整發展過程的敍述結合起來，力求比較眞實地再現杜月笙其人。但立意容易，實現頗難。由於我們水平有限，加之杜月笙是一個以黑社會爲依托進行活動的人物，他的許多言行，很少見之於正式記載，有些問題只能取材於傳說和口碑材料，因而要準確反映他的一生，實也不易。所以，奉獻給讀者的此書，肯定會有不少舛錯之處，我們懇切地希望專家和讀者能給予敎正。

作者

一九八六年四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錄

前言……1
一　黃門高足……1
二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……33
三　四一二事變的幫凶……61
四　攀龍附鳳……85
五　躋身金融工商界……113
六　一二八前後……145
七　抗戰之初……169

八　港居生活……197
九　地下工作種種……225
十　避難重慶……251
十一　重返滬上……273
十二　再展「宏圖」……297
十三　不盡如意……315
十四　末路之日……333

一 黃門高足

幼年生活

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，在上海縣高橋鎮所謂杜家花園中一間矮小陰暗、多年失修的平房裏，一個瘦骨伶仃、長著一對招風耳朵的男孩呱呱墜地了。這就是曾在黃浦灘上顯赫一時，被稱之爲「海上聞人」的杜月笙。杜月笙出生之日爲陰曆七月十五日，這天俗稱中元節，民間謂鬼生日，因此他的原名叫「月生」，意爲月半而生。以後發跡了，用他本人的話說是：「陰溝裏的泥鰍，跳進了龍門」，乃易名爲「鏞」，「月生」則改爲「月笙」，被作爲號。周禮大司樂疏：鏞者爲西方之樂，笙者爲東方之樂，雅得多了。

杜月笙的父親杜文慶，曾在茶館當過「茶博士」，碼頭上幹過「扛子手」（查驗貨物的丁役），所得甚少，難以養家活口。因此，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時常幫人洗涮衣物，賺幾枚銅板，

貼補家用。杜月笙雖爲杜文慶長子，但他出生時，杜文慶正爲謀生計，與人合伙在上海楊樹浦經營一家小米店，不在家中。

一八八九年夏秋之際，上海地區陰雨連綿，加之時疫流行，病者和因病而亡者比比皆是，稻米棉花大量爛在田裏，貧苦人家無不陷於飢餓威脅之中。朱氏帶著杜月笙原已在窮困之中掙扎著過日子，遭此災禍，無異雪上加霜，在高橋鎭實在過不下去，只得抱著剛滿周歲的兒子，步行二十餘里，到楊樹浦投奔杜文慶。

杜文慶與人合伙開的小米店，本小利微，加之外商傾軋，本來就只能戰戰兢兢過日子，天災之下，米價暴漲，無力進貨，更如一葉孤舟，顚簸於風雨飄搖之中，時時有倒閉的危險。所以，朱氏到了楊樹浦，並無老板娘可當，不久就帶著身孕，拋下尙未斷奶的杜月笙，進了紡織廠當女工。第二年，生下一個女兒後，便因貧病交加，操勞過度死去了。杜文慶爲朱氏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運回老家，浮厝於杜氏宅基附近的田塍上。他因無力撫養子女，不得不忍痛將女兒送給別人。此一送卽杳無音訊，以後杜月笙雖多方設法，始終未找到這位妹妹。

杜文慶中年喪妻，兼拖幼子，不勝煩擾，不久就與比他小得多的張氏同居，杜月笙也因此有了繼母。這位繼母待杜月笙不錯，在她的關心下，杜月笙總算衣食有著。但好景不長，一八九二年冬，杜文慶病死，張氏將其棺材運回老家，與朱氏並排浮厝於田塍之上。據說，若干年後，在

兩口棺材中間長出一棵黃楊樹。土中長樹，本爲常事，荒郊野墳，哪一座上面無樹無草？但因長在杜某人父母親的棺材間，便成了「奇蹟」。杜月笙成爲「聞人」之後，曾想揀處「好穴」，爲他的父母落葬，但請了幾個風水先生，都衆口一詞地說他父母浮厝之地，恰爲一塊寅葬卯發的「血地」，只能浮葬，不可入土，否則，風水將被破壞。那一棵黃楊樹，在風水先生嘴裏，更成了杜氏子孫世代榮枯的根源，一動也不敢動。於是乎，慣於標榜孝悌忠信的杜月笙，爲保自家能一直發跡下去，只得委屈父母靈柩繼續暴露於日晒雨淋之中，而不得入土爲安。

浮厝了杜文慶後，張氏帶著杜月笙又返楊樹浦，繼續靠撐持那家小米店爲生。但因不善經營，不久被迫關門停業。只得再帶著杜月笙回到高橋鎭，替人漿洗縫補謀生。一八九三年，杜月笙六歲時，張氏將其送入一位姓瞿的老婦人開設的私塾讀書，但只讀了四個月，到第五個月時，張氏實在無力交付學費，杜月笙只得輟學。這是杜月笙第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入學。以後，瞿老婦人談起杜月笙時，總愛說：「他小時候讀書，聰明是聰明格，就是相當的頑皮。」是褒是貶，不得而知。

一八九八年，上海地區大地震，接著瘟疫再度流行。就在這一年，杜月笙繼母張氏突然於某日神秘地失踪了。她流落何方？結局如何？無人得知。但當地人普遍認爲此事與「蟻媒黨」有關。所謂「蟻媒黨」，是那時活躍於浦東一帶的流氓組織，專門勾引青年寡婦，凌辱之後，轉賣他

鄉。

八歲的杜月笙成了孤兒，今天去堂兄家討一頓，明天至娘舅處混一餐。日子長了，未免招惹白眼。杜月笙倒也識趣，盡量避免投親求食，開始混跡於鎮上一幫游手好閒的無賴少年之中，整天浪蕩於茶館賭棚，硬討、軟求、明搶、暗偷，到手什麼吃什麼，過著充滿野性的生活。

也許是長期的耳濡目染，也許是過了今天不知明朝的無常生活，使杜月笙很早就對賭博產生極大的興趣，長到十二三歲時，就渴望如那些壯漢一樣，在賭場上大把進出，呼盧喝雉。以後，賭博更成他終身「嗜好」。爲了湊賭資，他將父母遺留下來的破爛家什，甚至燒飯的鍋子，都陸續拿出去變賣。贏了，由衆伙伴簇擁著，神氣活現地去大吃一頓；輸了，則勒緊褲腰帶，再尋賭本。不久，家裏的東西全給賣光了，冬天連棉衣都穿不上，人們因此叫他「蠟光月生」。杜月笙成了親友父老不屑一顧的「敗家子」、無可救藥的「小癟三」，所到之處，往往衆指所指，斥聲迎面。

高橋鎮混不下去了，杜月笙突然萌發出到上海闖世界的念頭，他想把歸他名下所有的半間祖屋賣掉，以爲盤纏。此事被杜月笙娘舅朱揚聲知曉，立時對此不肖外甥飽以老拳。他姑父同時警告他：如果再敢提一句賣祖屋的話，也要請他「吃生活」！

杜月笙忍辱含悲，帶著一身傷、滿臉淚，去求外婆設法。老人畢竟心軟，看在早死女兒的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上，爲這個不爭氣的外孫討了一封荐書，介紹他去上海十六鋪一家水果店學生意——當學徒。

一九〇二年春，十四歲的杜月笙，穿一套粗布褂褲，背個小包袱，由外婆送出高橋鎭。在八字橋（現屬川沙縣戰鬥大隊）分手時，不知是因爲告別唯一對他還有幾分憐愛的老人而難過，還是因爲高橋鎭上人人看不起他而傷心，杜月笙嘶啞著喉嚨哭道：「外婆，我將來回來，一定要一身光鮮，一家風光！我要起家業，開祠堂，不然永遠不再踏進這塊血地！」

踏進上海灘

那時的上海，自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侵入，已逐漸取代廣州成爲中國沿海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呈現出一派畸形的繁榮景象，人稱「十里洋場」。尤其十六鋪一帶，地處上海水陸交通要衝，中外輪船公司如太古、怡和、招商、寧紹等都在這裏設有碼頭，因此更是客旅川流，熙來攘往，貨物上下，紛紜沓至，周圍雲集著土行（販賣鴉片的商行）、賭台、「燕子窩」（吸食鴉片的烟館）和下等妓院，光怪陸離，無奇不有。臭肉生蛆，糞坑招蠅，這塊「寶地」，麕集、滋生著大批無賴、流氓，也成爲杜月笙的「發祥」之處。

杜月笙剛到十六鋪時，在「鴻元盛」水果店當學徒。十六鋪的水果店，大多是中盤批發，或

者直接從輪船上的客商手裏、或者從大盤水果行中批發得各種新鮮果品，轉手倒賣給上海各處水果店、水果攤，及肩挑攤設的水果販，間或也向外地來滬採辦的客商推銷貨色。在商品流轉的關節處，往往有流氓插手其中，沒有「孝敬」，便讓你生意作不成。因此，開水果店不僅要有資金，要熟悉水果的品種、質量、價格，而且要了解和拉攏各方面的關係，否則是做不成買賣的。

杜月笙剛進店時，店裏自老板以下，有店員、兜生意的跑街，還有比杜月笙先進店的「師兄」。依照舊例，杜月笙當時的工作主要是服侍師兄、店員、跑街和老板一家，每天掃地階台，挑水做飯，乃至倒尿壺、刷馬桶，起早睡晚，疲憊不堪。熬過一段時間，老板看他尚乖巧，於是派他做些跑腿差使，外出送貨提貨。

早已養成浪蕩惡習的杜月笙，在店裏望著外面的花花世界，已是心癢難熬，這時得以走出店堂，眞可謂如魚入水，似鳥歸林，吃喝嫖賭，樣樣都想試一試。但他此時還上不得台面，難免到處受氣。他想交朋友、找靠山，便經常偷店裏的水果作人情。被老板發現後，往往一頓狠打，次數一多，自然危及飯碗。

就在杜月笙惶惶不可終日之時，他碰到了曾和他一起在「鴻元盛」水果店裏當學徒的王國生。王國生當時已經滿師，另開了一家「潘源盛」水果店，看在師兄弟的情份上，讓杜月笙到他店裏當個店員。杜月笙剛進「潘源盛」時，迫於敲掉飯碗的教訓，尙能像模像樣地相幫王國生作生

意，因而可以按月領到一份薪水，逢年過節還有花紅可分，過上了衣帽整齊、肚兒圓飽的生活。

但這種安分守己的日子，並不合杜月笙心意。不久，他忍不住了，先是去賭，從蹲在馬路邊的賭攤上擲骰子、押單雙，到鑽進賭棚裏推牌九、搓麻將，無所不幹，一度還迷戀於三十四門押其一的賭法。賭注也由制錢、銅板，一直押到角子、銀洋。繼而是嫖。當時上海的妓院，分爲四等：書寓是頭等，妓女必須能彈唱、善說白，方能掛出「書寓」牌子。書寓妓女稱先生，有如日本之藝妓，只能侑酒，不許留宿。但這種妓院，到杜月笙時已極少見。其次是長三，妓女不會說白，但大約有六、七成能唱，這種妓院陪酒收三元，茶圍也收三元，故稱長三。再次爲幼二，茶圍收一元，陪酒收二元，因此叫幼二。最低級的是花烟間，這裏的妓女，俗稱野雉，沒有任何「風雅」作派，除了抽大烟，就是解衣撩帶。據一九二〇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統計，上海的長三有一千二百人，幼二有四百九十人，野雉有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八人①。杜月笙是小店員，不要說書寓，連長三、幼二也不敢問津，只能到花烟間亂搞。去多了，結識了一位人稱「大阿姐」的花烟間老板，拜爲「乾娘」。這個乾兒子因常代他乾娘屬下的妓女拉客，替狎客跑腿，而得以白嫖。花烟間的妓女當時流行結拜「十姐妹」的風氣，所謂「十姐妹」並非都是女的，而是九女一男或十女一男，這個男的必是黑社會中有勢力人物，妓女與其結拜，無非求其庇護而已。杜月笙浪跡於這種場所，很快與一批流氓惡棍混得爛熟，他羨慕這些人各霸一方，作威作福，更感到如果沒有

靠山，難以在這種蛇蝎出沒的地方撈到便宜。於是拜了一個綽號「套簽子福生」的陳世昌爲老頭子。

陳世昌是當時小東門（現中華路、東門路一帶）一霸，「套簽子福生」的綽號，由他早年所搞的小規模賭博生意——套簽子而來。所謂套簽子，是用一鐵筒，內或裝制成簽子狀的牌九，或裝染成各式的竹簽，賭客與莊家各抽五支，如賭牌九，則看配出牌之大小，如賭顏色，則看某色之多少而決輸贏。賭注由花生、糖果至銅板、現洋不限。陳世昌後加入清幫，成爲一個小有勢力的流氓，但仍靠經營賭、嫖兩項行當爲生。

清幫勢力僅次於洪門，是舊中國第二大幫會，相沿有三百餘年。據傳其祖師爲羅祖。羅祖收徒三人：翁、潘、錢。乾隆年間，此三人爲清廷運糧，奉准欽命，准各招徒一千三百二十六名，帶糧船一千九百九十只半。因名義上系襄助清廷，故稱清幫。運糧之後，翁、潘、錢照軍功例，得受武職。於是公開奉羅祖爲祖師，立下三堂六部二十四輩，制定十大幫規，使清幫發展爲嚴密的幫會組織。三堂是：翁佑堂、潘安堂、錢保堂。六部爲：引見部、傳道部、掌布部、用印部、司禮部、監察部。二十四輩按：「清靜道德、文成佛法、仁倫智慧、本來自信、元明興禮、大通悟學」排列，一字一輩。十大幫規則爲：①不准欺師滅祖，②不准擾亂幫規，③不准藐視前人，④不准江湖亂道，⑤不准扒灰放籠，⑥不准引水帶跳，⑦不准奸盜邪淫，⑧不准以卑爲尊，⑨不

准開閘放水，⑩不准欺軟凌弱。辛亥革命前，上海灘的清幫以「大」字輩當家，陳世昌是「通」字輩，杜月笙拜陳世昌爲老頭子，按順序列爲清幫中的「悟」字輩，是很低的輩份了。

據說杜月笙是在上海市郊一座小廟內履行加入清幫的拜師儀式。那天晚上他與十多個將入幫的「倥子」（幫會切口，指未入幫者），由引見師帶領，首先在廟門上輕敲三下，然後與廟內按預定程序，作了一字不許錯的回答：

「你是何人？」

「我是×××人，特來趕香堂。」

「此地抱香而上，你阿有三幫九代？」

「有格。」

「你帶錢來否？」

「帶格。」

「帶了多少？」

「一百二十九文，內有一文小錢。」

廟門隨即應聲而開，杜月笙等魚貫而入。廟內香案上供有祖師牌位，「老頭子」陳世昌則坐於居中一張靠背椅上，兩旁分列著傳道師、執堂師、護法師、文堂師、武堂師、巡堂師、贊禮師

、抱香師等前輩「爺叔」。杜月笙等進廟之後，恭敬肅立，先後履行淨手齋戒的儀式。所謂淨手，即打一盆清水，由陳世昌起，按輩份依次洗手。所謂齋戒，即倒一碗清水，由陳世昌起，按輩份依次嘴不碰碗地喝一口。

淨手齋戒完畢，抱香師走出行列，高聲唱請祖詩：「歷代祖師下山來，紅毯舖地步蓮台；普渡弟子幫中進，萬朵蓮花遍地開。」然後在各祖師牌位前磕頭燒香，關緊廟門，宣布：「本命師參祖」。

陳世昌隨即款款而起，面對牌位，自報姓名：「我陳世昌，上海縣人，報名上香。」報畢，三磕頭。其後，在場衆人如法炮製。

拜完祖師爺，便舉行入幫大典。引見師和傳道師帶領諸「倥子」拜本師及其他前輩。之後贊禮師分給各人三枝香，「倥子」們捧香下跪，恭聽傳道師介紹幫內歷史。

介紹完畢，陳世昌俯望跪著的「倥子」，問道：「你們進幫，出於情願，還是人勸？」衆人回答：「出於情願。」於是陳世昌厲聲教訓道：「既是自願，要聽明白。安清幫不請不帶，不來不怪，來者受戒。進幫容易出幫難，千金買不進，萬金買不出！」「倥子」們當然諾諾連聲，並將早已準備好的拜師帖和一份包在紅紙裏的贄敬禮奉上。拜師帖背後按統一格式寫著十六字誓言：「一祖流傳，萬世千秋；水往東流，永不回頭。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